



鹤山文史

第二十二期

鹤山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鹤山文史（第二十二期）

编辑、出版：鹤山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编辑部地址：鹤山市沙坪镇前进路18号

出版证号：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

97粤印准字第0810号

承印单位：鹤山市人民印刷厂

出版日期：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目 录

- 饮马西江未了情……………古文 (1)
- 长空祭忠烈，两家骨肉情……………林万晖 (13)
- 南京抗日航空纪念碑中的鹤山人……………林万晖 (19)
- 悼中国空军抗日英烈
——忆一批与我们家情同手足的飞行员朋友
……………梁从诚 (21)
- 下六东晋、南朝墓……………李锦飞 (30)
- 中七伊斯兰教古墓……………李锦飞 (32)
- 画坛怪杰李铁夫……………秦牧 (33)
- 易象球传略……………徐晓星 (38)
- 仁风善雨，润泽桑梓
——记实业家杨永德……………温志光 (43)
- 李国能——香港首席大法官……………陈泱 (49)
- 鸿飞千里亦思乡
——记何世鸿先生……………杨德健 (53)
- 址山新骏麦炳瑜……………邓基厚 (56)
- 光明使者冯克华……………君萍 (61)
- 艺高胆大李丹红……………温兆海 (64)

风雪竹松品自高

- 记泰国归侨李少文先生……………易岳洲 (68)
- 李畅馥先生轶事……………李 景 (74)
- 鹤城工程师黄文彬……………黄仕伦 (77)
- 鹤山温氏的来历……………温伟强 (79)
- 话说昆东十七堡……………徐晓星 (88)
- 鹤城新村天主教堂介述……………陈国鉴 (92)
- “双十”遭劫始末……………宋寄萍 (96)
- 话说陶黄二公书院……………徐晓星 (99)
- 话说鹤山书院……………谢中凡 (103)
- 回忆《鹤山杂志》……………吕觉良 (106)
- 关于鹤眼井、仓前井及新泉井忆述……………文国平 (108)
- 诗书里和文林里……………劳瀚潮 (110)
- 永宁墟、青山寺……………李锦飞 (112)
- 齐云古迹……………李锦飞 (114)

饮马西江未了情^①

古 文

1998年是人民解放军新高鹤总队^②成立五十周年，也是新高鹤工委（代号姑苏河）提出实施“饮马西江”^③这个战略部署五十周年。作为新高鹤贺兰山^④一兵，“饮马西江”一只马前卒，我是有点回忆的冲动，有点点负疚的反思，揉合起来就是一缕缕的未了情。

（一）江水悠悠，侨情不断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我追随日新、启鸿、长金诸兄，应邀出访岛国菲律宾。

太平洋上碧海蓝天，“737”客机平稳地飞行，我却心潮起伏，忧心忡忡。我想起了不久之前，听我的“达德”老同学、省侨办曹兴宁说过，他随××县第一次访美时，随员中有位在土改时当过县第一把手的北方仁兄，就受到侨胞

们的冷遇，有人准备给他点“颜色”看看，曹兄只好带着他匆匆打道回国。我盘算着如何得体地应付侨胞们的乡事质询。在“左”风甚嚣尘上的年代的几个运动中，贯彻那个“左”的东西，给侨胞带来多大、多深的挫伤！他们会质询些什么呢？

宋森，是海外各埠侨胞人人敬仰的宅心仁厚的长者，他在海外赤子心中威信很高很高。“木公（即宋森）是怎样死的？”侨胞会问。侨乡田园庐墓的这般那般情况，也会问。

当时，宋森还未平反；“承认错误，房子不退”的荒唐论调阻碍着侨房政策的落实；还有侨眷仍受“十三种人”、“海外关系”的困扰……。

出访团中四个中共党员，我是管那方面具体工作的。人说出国轻松，神游海外，我却带着负疚的心，感到压力重重。

那个年代，作为归侨，我自己也是“白蚁蛀观音”——自身难保。如果细说当年，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谁欠了谁？我只能说是我们欠人家的太多了！

“人家”会怎样接待我们？我心里委实忐忑不安。

怎料，甫一下机，一圈圈的鲜花环向我们项上套，一声声亲情问候没个完。除了集体的宴会，更多的是一个接一个的温馨家宴，使你确有宾至如归之感。飞机上的顾虑，被眼前的情景一扫而光；几十年我们对侨胞负疚的郁结，根本没有人提过，倒反频频盛赞四十多年前，新高鹤部队杀贼，“起票”抢救菲侨的一宗宗陈年往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那是一九四八年的事了。茶山脚下麦水村的任姓“打醮”，很多海外侨胞都回乡参加传统的盛典。一天早上，菲侨任添成扶老携幼到西江边“高庙”参神还愿，被贼匪绑票，勒索

西纸十万，否则撕票。真是晴天霹雳，任氏家人惶惶不可终日，陷于极度惊恐之中。其他各埠归侨也人人自危。

对此，当时社会上传说纷纭：一说是国民党乡长任伯望串通沙坪军警所为，以求一石二鸟，既可嫁祸“老八”，又可敛财；一说是笼里鸡作反，是他的兄弟“蛇头远”引狼入室；还有说是“老八”干的。

贺兰山领导很快就收到情报，弄清是鱼仔森（李森）勾结隔江“大天二”大头勤、欧周如所为，且确是假我部队名义干的。此事影响极之恶劣，能否杀贼救侨，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实现“饮马西江”，在沿江地区站稳脚跟的大事。

领导对这件事十分愤怒，表示一定要迅速侦破，救出菲侨，严惩元凶。

我是当地人，从香港回来参队后从未露过面，鱼仔森一伙不认识我，所以锄奸救侨任务就派给了我。为此，温流、伍仁智两位书记作了详细的指示：

一、鱼仔森出道之初，曾随我部队活动过，对我内部情况、行动规律相当熟悉，而且为人冷血凶残，心狠手辣。离队反水后，以隔江大天二为靠山，枪靛人贱，绝不能轻敌麻痹。

二、“奸”是要锄的，抓活的为上策；如有困难，亦可就地处决。

三、要千方百计发动群众，调动一切可调动的力量，完成此重任，并乘此形势，改“走马”饮西江为“驻马”饮西江，控制这个战略地区，打开平原新区局面，也为部队扩展税收之源。

领导只给我一个余仔（余垣，宅梧靖村人），他虽年纪轻轻，个子小小，文化浅浅，却临战多多。他是香港达德学院的校工，我们早就熟悉了。

两位书记还着我快快脱下“薯莨公”，穿回“夏威夷”，长西裤，白猿皮。“谁教你搞这些穿戴上的形式主义？‘老八’不可以穿好的吗？你仍以受过高等教育的纯情、温善的面目见乡亲。”

有了这些巨细无遗的指示，我和余仔的心踏实了：人向下边找，枪从对手夺，抓活、处决看情况，食粥食饭自己定。我所领会领导指示的实质是：锄奸救侨是重要的一环，但不是最终目的。澄清新区群众对我部队的误解，还我“老八”的本来形象，站稳脚跟，控制西江两岸这个战略地区。在这方生与未死的较量中，促“方生”的快生，“未死”的快死才是目的。

不错，改造“捞仔”是部队的一项任务。成功的例子也很多，但有些“捞仔”的确劣性难改，有少数确实给部队惹来不少麻烦，使新区群众对“老八”产生错觉。

金风涤暑，北雁南飞，我与余仔衔命下山出洞，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西江之滨——我的故乡。

一九四八年之秋的古劳墟镇十三坊，存在着四种势力：一是墟上商家自卫队（杂姓），队长劳成，配备十余人枪，有固定薪俸，较正规，烟赌档上还可以收受外快。二是村心坊老更队（纯姓古），也是十余人枪，靠队长古稔公包庇烟赌维持众“散仔”生活，较松散。三是田边坊老更队（清一色劳姓），队长大头广。人说他是有点江湖义气的半农半捞的

中年人，也是十余人枪（包括手提机枪，“十三太保”之类的旧式自动火器），也开有烟赌档，据说以劳穗生（高明国民党县长）为靠山。四是穆便坊老更队（冯、劳、古三家姓），队长冯振（大碌振），二十余人枪，配的大都是“七九”、“六八”、单响、九响老式长枪。他们既不开烟赌，也不到处捞。包括队长在内，大部分是我童年时的“联小”同学，当时十岁八岁，经过十年离乱，如今已是二十出头的慍悍青年了。他们都是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纯朴农民，编值巡更，全是义务。以大碌振、劳亨、劳健为首，早在抗日战争时候，就师承梁赞的再传弟子黄槐三学习“二字钳羊”偏身咏春拳。这群青年有两份凝聚剂：一是同门习“咏春”，二是抗战时已建立起来的武术狮子会，较有正义感，所以比之前三种力量素质更好，是我们依靠的基本力量。锄奸救侨行动方案汇报工委后，很快获得温、伍的首肯。

我们侦知，原来鱼仔森这伙早在绑票前，曾经在江边人字码头，趁着月黑风高强夺了自卫队两条日式“大冚勾”，还强令所有烟赌档要定期向他们“交规”，否则“洗墟”。这伙“过江龙”与“地头蛇”的矛盾是很尖锐的。对于锄奸救侨，冯振队是完全听我们主意的。其余三个队，听说温流部队插手，也很受鼓舞，但慑于隔江大天二的气焰，又怕我们打了就走，所以只愿暗中提供情况，不敢参与行动。

这段期间，工委书记温流带着贺兰山主力，游戈于要、明、鹤一带红白边缘，以显威力、壮声势，也以此支援奉派挺进新区，贯彻“饮马西江”的几支武工队（包括要南李军、张其川队、桃源禄洞、沙坪龙口的温銮、黄联队），

同时，伍叔（伍仁智）下来西江边的次数多了。这对我们队伍的成形及开展工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经我们缜密的侦察，弄清了藏“参”地点是南海大茶，这是捞仔大头勤的地盘，如果突袭匪巢，劳师伐远，易伤“肉参”。我们决定摸准他们的行止，在途中伏击。为此，我们布控、设伏了几次，最后一次方果。其中一次是选定神农庙、沙岗乱葬坟地伏击，只因此次鱼仔森与隔江“长人多”结伙同行，人数与我方设伏人数差不多，都是十四五人。而且从我们线眼传回来的情报知道，对方武器配备大大优于我们，他们拥有捷克机枪一挺、德造“犴箍”六支、嘉宾、汤姆生四支，其余人人双配左轮、驳壳。如果硬拼，肯定吃亏。我把队伍藏在神农庙的偏厅后殿之后，就与冯振、劳亨、劳健、余仔等人到庙前长叻装作垂钓。望着一众匪徒拖拖拉拉而过，算是“点相”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鱼仔森真人：二十出头，一匹靚仔，眼睛大得来凶光逼人。这家伙已经有过残忍的“撕票”记录。

另一次设伏在离拱桥市两三华里的单边石路上，我们隔水凭几个小荒墩伏击，就算他们有更多的长短自动火器，我们也会立于不败之地，只可惜适逢散墟，单边石路上行人多，枪一响，势必伤及无辜而未果。

最后一次，上午接到线报，匪徒今天过江，五六个人单帮独行。一式的双配短火，一式的弹夹背心外披一袭不穿袖的黑大褸（典型的四十年代捞仔打扮）。时值元宵过后，春寒料峭，他们过得江来已近黄昏了。我们迅速布置，从人字码头始，自北向南所经过横巷闸口、南宾公、萃阳门、横塘

闸，岐阳里到金声会馆十字闸，都布足人枪。这时温奎、作芬、黄基等四、五人，奉命及时赶到支援我们。

已是上灯时分了，鱼仔森一伙入墟后进了古稔公的赌馆久久未出。匪徒一贯行踪诡秘，疑他们铺尾溜走，我即与冯、劳、余等五人牵起“发财请进”垂帘，入赌场探个究竟。只见里边烟雾弥漫，人声鼎沸，收音机正不停播放“犴圈犴圈、抵食犴圈”的香烟广告。古稔公的手下向我们打个眼色，但见二、三十人一围的牌九台上，匪徒一伙簇拥着鱼仔森赌得正欢。我们迅即退出，合议了一下，看来抓活的似仍有希望。决定由体重百五磅、双臂象铁钳般的冯振，从鱼仔森身后将其熊抱，其余的由我们对付。

匪徒出得赌馆，临光黑中成两个品字型疾步到街。相隔十来步，我以冯振为中心，呈倒扇形也疾步尾随，以冀抵达十字闸窄处，迫身下手。怎料行经萃阳门，匪徒一伙似察觉有异，突然左转，人人出枪，窜入横塘闸。大碌振带头飞步跑上，我和余仔眼看抓活不成了，情急怒吼一声“杀”，话音刚落数枪齐响，已埋伏在闸内的阿荣、阿玲，直逼匪徒贴身射个正着，鱼仔森倒在血泊中，余众飞奔，举手高叫：“留手”“饶命”。我们决定不再追击，留下活口，有利传话。

翌日墟期，以部队名义寄语隔江匪众：快放“参”，速缴械。结果第三日“参”放回了，还送来“大冚勾”两支，缴来了属鱼仔森的左轮、快掣驳壳三支。

锄奸救侨行动历时三个月，到此打上句号。社会效应十分好，影响深远。海内外传媒有专文报道。新高鹤总队的旗

号更鲜明了，西江南岸新区形势，起了急剧变化。

此后，姑苏河（总队代号）派来了年近四十的张希大哥，带着通讯员，直驻隔江横基，这是最前沿的一个交通站了。

贺兰山领导，先后作出了部署决策：

1、派来了战将夏荣（杨梅人）。

2、为了做好河清“盲眼雷公”潘巩的工作，拉拉“同姓三分亲”关系，调来了杨梅的潘康。这个一举枪就能打下二十米高空飞鸟的“大眼康”，名噪两岸。

3、派长李（李洁）设交通站于银坑庆云洞内，单枪匹马，到深山古寺“修道”去了，我们笑称他为“孤胆英雄”。后来他报称西岸国民党乡公所威胁到他的安全，我们连夜拉队打掉了乡公所，缴了乡兵械，捉了国民党乡长潘某，解上贺兰山。这个站真的成了我们三洲、西岸、太平一线的“眼睛”。

4、接回了安插在九江小学（通过大拳头及关乡长的关系）的简女（简列），仍以教师身份执教于龙溪小学。这位从香港培侨中学回来的“千金小姐”，经过了一年多的战斗洗礼，成熟、干练、麻辣得来清纯、娴淑，把龙溪十三坊的群运工作做得很出色。如今六十岁左右的男男女女仍很怀念当年的简老师。

5、为了加强武工队的政治工作，工委书记温流直接授命我和夏荣，带手枪组10余人，直插洛社小学，把面临暴露的、以教师为掩护的、资深的华叔（吕锡华）护接归队。抗战后期，他那结婚才三日就奉命离家入队的夫人邓少珍，

被叛徒出卖，从容就义于高明大简田边。满怀阶级仇、民族恨的华叔，于1947年又奉命只身赴江门迎来了地下县委书记杨德元，并把他掩蔽在新社小学。

6、就地扩队。新武工队员有来自农村的劳亨、劳健、李基、禾头、古森（后上送贺兰山主力）、古兆荣（后上送泰山警卫连）、古添、温东、古伦、易树焜、冯广新（朱六合人）、李彪（太平沙人）、山顶利、劳有根（茶山人），有来自香港、马来西亚、广州的劳瑶光、郑荣、何彤、黎焕、刘明、刘挺（两刘后因家事退回香港）以及中山的李桦。

以上，贺兰山工委的部署决策，使得西江沿岸地区武工队迅速壮大，群运工作迅猛开展。群众眼里的“老八”，不入赌场，不进烟格，有教师、学生，有记者、文员，有俏姑娘、俊小生，来自大城市，来自咸水海。他们大都衣冠楚楚，能说能唱能写，嫉恶如仇，过家串门，一团火热，如同子侄，打心里喜欢、信任，一改过去的观感。“驻马”饮西江的目标实现了。

从此，归侨的家成了我们的堡垒户。

穆便坊阿姑刘新桂三母子是安南归侨，她让出了一书厅一偏廊给部队作活动场所，煮食住宿，集中时三几十人，分散时也有三、五、七人。她还把小儿子送到司令部警卫连当兵去。

阿姆易妹仔的儿子参加了武工队，她的家成了“姑苏河”、“贺兰山”向外扩队的中转站。从墟上六国饭店带进来的，阿姆都为她们“包装”一番。香港的王植生，老挝的黎燕明（黎虹）等，她们的金银珠宝，旗袍高跟鞋，都交阿姆收

藏，然后皂色短打，轻装上路。香港木公荐回来的黄坚、宋岳声等四人，以及他们捎带回来的西药等物资，都通过这里的交通站带往领导机关；还有中山大学来的胡鉴明、胡声夫妇（腹中还怀着一个），地下学联经香港来的伍卓朋、徐志华等等也是一样。中山来的李桦，单衣一袭，阿姆送他一件绒褸披上，暖融融入部队去了……。

从此，归侨、侨属商人的店铺成了我们的联络站。

六国饭店的老板古兆江（安南归侨），以及棠记杂货店东主、侨属谭棠，达利隆布铺经理冯湛，他们不但为中区地委、新高鹤工委、要明鹤独立区工委的来往人员予以出入方便，中转讯息，提供情报，还经常无偿款待膳宿。

侨属古一鸣的沙坪英发商号，成了我们队员执行任务的歇脚处，避风港。有时墟上戒严，还掩藏过我们的武器，让队员轻装出沙坪。

五十年前，当香港钻石酒家还只是砵甸乍街与皇后大道交会口的一间十余张台的小菜馆时，其老板冯学洪已经每逢周末无偿接待“广州地下学联香港联络站”的少男少女、逃亡学子，有时是负责人杨宝莲带去，有时是我带去，掌柜劳十照例免收餐费。

这种情义几十年不减。改革开放之初，已经是香港鹤山同乡会副监事长、一鸣家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古一鸣，还亲自驾车，为县领导冯松庆、陆其俭等到新界嘉道理农场学习农牧，早晚接送。近年投资一两个亿于家乡办印刷厂，解决近2000人上岗就业的冯学洪，也撂下当时四间钻石酒家的董事总经理的事务，参加开车接送。

这些不是朝夕情，而是数十年肝胆相照、同舟共济、休

戚与共的长河情。

他们对革命无私奉献，解放后对人民政府却无任何要求，尽管有些曾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我们的干部常对侨胞说：“你们做的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而我们在“左”的路线下，对侨胞造成的挫伤，他们以海样的胸怀、历史唯物的观点，予以理解、包涵。过去的，不提也罢。我们干的好事，倒的确是永远烙印在海外赤子心上！

千里西江滔滔不绝，万种侨情绵绵无尽。

回首西江饮马，缕缕情思长未了！

一九九七年冬

注①本文分“救侨”和“护堤”两部分，现先期刊登第一部分“江水悠悠，侨情不断”。

注②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间，中共新高鹤区工委在高明县合水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二月会议关于“大搞”武装斗争的指示精神，研究制定本地具体斗争的部署和策略问题。三月二十七日将高鹤人民抗征自卫大队和各县边区武工队，统一整编为“新高鹤人民解放军总队”。总队长梁文华，政委周天行。

注③④在合水会议上，工委书记周天行传达了香港分局指示精神，分析了当地形势，作出了战略部署：开发高鹤山区，饮马西江。以开发高鹤山区为当前重点，以饮马西江为发展方向，总队确定这一部署，是觉得当前的活动地区太狭小，从高明二区到鹤山宅梧，白水带再到开平水井这条狭长

地带，部队回旋的地方太窄，加上老区太穷，有必要伸出边区平原，进一步控制西江沿岸一带富裕地区。这对解决军粮供应，扩大税收，有重大意义。而西江又是一条交通要道，如果能够有效控制，从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看，都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因此，总队号召放手开辟新区，“饮马西江”。并成立高鹤边特区工委（后为要、明、鹤独立区工委，代号“贺兰山”）。派出温流、伍仁智任书记。

长空祭忠烈 两家骨肉情

林万晖

每逢“七·七事变”日和抗战胜利纪念日，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哀悼当年抗日牺牲的亲人。每当听到雄壮有力的抗日歌曲旋律时，我即浑身热血沸腾，五十年前的往事一桩一桩呈现。我家与梁家半个世纪以来已失去联系，不知道他们是否与我共鸣？然而，意想不到的事却在今天发生了。

电话铃突然响了，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我找林万晖……”“我就是……”“我是梁从诫的爱人，来广州开会……一会儿来看你。”“谢谢！”

梁从诫，梁思成之子，梁启超之孙，是全国政协委员。五十年了，愿望终于有着落。我不禁惊喜交集，那激动的心情无以形容。稍后，客人到。“我叫方晶，代表梁家向你问好！”“太感谢你了！”林梁两家长期失去联系，彼此在寻找对方下落，今日终于如愿以偿！

我们彼此不认识，却似认识。五十年前南北两地分隔，当年是孩子，现已是花甲老人，我们无拘束地交谈，有着共同语言，因为我们两家的关系有着一段感人的经历。

30年代的中国正是多事之秋，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处